

廣陵秦啟夫舊藏
元和顧澗蘋手校

李元賓文集

李元賓文集^編三卷外編二卷

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李華之從子也

貞元六年登進士第九年復中鴻博洞科官至太子

校書郎年二十九卒事具新唐書李華傳韓愈為

誌其墓是集前三卷為大順元年給事中陸希聲

所編希聲自為之序後為外編二卷題曰蜀人趙

昂編希聲後至宰相昂則未詳其仕履晁公

武讀書志稱昂所編凡十四篇此本潤帖經日上

王侍御書一篇又時有關於闕字蓋輾轉傳寫

脫佚久矣觀與韓愈歐陽詹為同年並以古文相

砥礪其後愈文雄視百世而二人之集密僅存論

者以元賓早世其文集未極退之窮老不任故能獨擅



其名希聲則詔元賓為詞退之尚質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壽彼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質今觀其文大抵瑣瑣銀深或格之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悅孫樵同為一格而銘鍊之功或不及則不幸早凋未卒其業之故也顧當須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問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王士禎池北偶談祇與占孟簡吏部美負外語書如醉人使酒罵坐抑之未免稍過矣惟希聲之文序稱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任一體品題頗當今併錄之以弁於篇首焉



元賓集未錄今見全唐文中共八篇應增為續錄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賦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晁錯論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述行

弔漢武帝文

祭伏波文

帖經日上王御史書

通儒道說

琛
英華

予行笈中舊有大興朱氏所藏舊鈔李元賓文編一冊大兒
同書得之京師廠肆者也今年秋同書復自邗上軍中寄來
一本為秦敦甫先生石研齋中物與朱本乃出一手所鈔南北
三千里閱時殆踰百年復作延津之合亦一奇也是本經
顏澗蘋手校其精當爰手臨澗蘋校語於朱本上而以
是本付次孫曾源藏之曾源好聚書世有博學深識如澗
蘋其人者乎願就正之咸豐丁巳十一月二十日拙安翁心存
識於東華寓邸是日大雪盈尺同書報督軍克復瓜步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尤高者李元



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
元賓死退之^以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
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及退之窮老不休
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相
上下何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
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
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
能^及極退之^質故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

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寢弱以至於魏晉宋齊
梁陳隋媯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至天后
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與質猶未能
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有老成之風
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綠竹
中有金石声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
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
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
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
事中陸希声序

李元賓文集卷之一

編卷一

雜著

郊天頌

唐李觀撰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人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
祀惟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睿言下諏曰尔庸我
謀、協不違官乃郊交隋居天之陽掘起虛丘於斯時
也歲在子月在子曰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翼告
祀於丘之先上一日法駕致齋於丘之下天地之神會
於坤間陰陽之祇立於寂寞以觀我之儀以歆我之
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
雲木無緒風猷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

於與聲昂、巍、大繇之英洋溢乎帝心、眇嚮乎萬
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為茂世之績、紀
之程也、群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
象為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為父、不
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又不有其仁
莫富於生物之遂、元哉二者之為德、與變化而終、始傳
湛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蔑堯於華封、小舜於泰
山、遠思懷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其
武桓、寔歌者、可歌寔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
理、願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之封、草書、皇

皇字是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利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
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為乎、何乃出而逢經
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陞赤隆於雲、然後安繹
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邪
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靈化成肆能、前人而謀先
鬼而靈、記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
天討聖作也、亶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強而
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不哀恫、嗟為
七雄而不有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群豪

託

噬嗑六合而不得室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瀆於
 神下毒於民人神與妖上下斬秦是劍將翼大人而
 運天下也疑其如虎貌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
 故漢王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伏之而行响之而威
 日月照臨星辰發輝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
 地之靈器所以羸項授之倒持哉後代賢之厯中興
 魏晉以還無德於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
 去或以為龍於是絕矣知有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
 窮神物無方昌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
 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鱗魚去

却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况窮化
 極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
 聖人矣絲事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誅殷受漢
 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則亂是器也神而應
 用、靡王非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藉碑銘 并序

鋪周秦之顛亡繫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夫在暴惟
 周夫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
 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
 命不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

文釋有必致
據此不五金同
觀其華日集
作例可見

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子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

先刺秦者^時林^如於時乱浩^兵憧^風從虎雲從龍

靈昏而海^四空公乃挺^操殲乱之劍希當世之功浮

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杞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

禦乎群克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唯雌者獨漢祖

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歌擒王離十

壁^躬胎一^靡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抵秦關怒漢^也

公因語曰^損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

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

西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

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呂公困^荊陽之圍

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長^陵之後^撓其師與漢

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

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開而開雲雷屯而通

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昌^婦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

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賜舉

良馬曉漫^雲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遊猶

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矣尚能合從亡

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驚鶴^江陵是固不廢首

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

太

先

慷慨斯為之甚邪而曰天寔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寔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閔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携矣明而察讒竒計得施矣怒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親於漢者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天苟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授勇牧人授仁不然何鴻門陷而復持成舉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

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為文多不究其終始銘

曰姬孱而絕羸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疏斃必生聖哲以起絕滅惟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不罷暨乎垓下彼眾我寡龍死於野

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為州里所擯陷刑將寘其死幸友為脫遂作窮鳥賦已方已欲傷哉元

涉

下田
涉古山人以
顧之也侍在
花書堂運銅篇

叔之志与世齟齬盖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
不有曰常与善人元叔之善其与安在天之不
惠自回憲及壹三美當日頽風凋理道任德殞
哀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三代之季雖蓋臣瀝
泣億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掣攫王度殆非天欲
眷先乱之兆也元叔以故教有哀刺之作酌其
所趣亦有詩^有采苓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
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音形琅}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
袁逢長揖而言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
有羊涉者尹河南能掇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

司徒訪涉以為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涉猶
寢於堂内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
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涉乃眷而礼
之特竒其賢明日盛駢造元叔坐^涉於紫車高
譚極曠因曰良宝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
与袁唱声薦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
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弘農太守皇甫規時之
大賢元叔候之闔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
已長逝不顧深居篤静累辟不赴沉亦快疾乃
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

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德
聲而怨其運不并乃序而銘曰

吁嗟元叔兮出處軼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
不辰兮棄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
敢之時兮憂道不可塞衣恨兮以遊大人而不寶兮空夢此身
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
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世苛籍於沛始漢祖
起而隨焉時漢祖新阨濉水之圍而遷保蒙陽楚

用字是

麟
校

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
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知其
危并力蕩搖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
兵束之以堅甲莫能起非受死也而力不堪也
故城震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爨大罌於宇下
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之政自不穀
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
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
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
用尔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尔死無日

頸
此用

此二集與文粹
有異同者
予受是
有不字
有粹作余
皆以今係此

矣且嬴政反道滅裂六國天人含怒唯類不留
今尔之業不足貳秦而罪移於秦曾不知天以
陰隲與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
數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厚將崩何得長哉
項氏恚公之不屈而耻其詭已怒声如虎指左
右粹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廉
軀異於不朽者在乎顯主顯節立獨苛有之
与夫由予授戈弘演内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
可謂無人薄我及死項氏豈非臨事不苟免為
感觀公之雄果而死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

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滎陽攻急
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
沉：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參一作史之闕

大夫種銘并序

嗚呼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強而不知

身之進退存亡哀沉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

繇淳德離披哀世難維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

獨信者不足以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

彼婦之歌鴟鴞之詩矧乎其下人乎然齊桓公

終任夷吾^晉文公不疑五臣數子者竟能挈五
 伯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側君無所短長
 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行何道而
 臻斯偉歎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子得
 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勾踐既舉全吳乃援^救
 霸國建國之確付種之能^必將南畧海垠而率
 百蠻北合諸侯而朝中原隄^提雄吳越之邦接跡
 桓文之勲則勾踐為霸君種為霸臣必矣何尚
 乎浮洞庭去故國為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
 謀若有之思越人之力尚尅之苟天不永越耳

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卹其^倫種是以誅其身
 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
 哉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夫天之死
 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
 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石以脩脫
 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結蘇之仇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

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後、謀
 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宿不有農車孰懲為臣不
 有泛舟孰為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

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
於玄石將懋將言

古受降城銘并序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
焉祖作之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
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
武亦庶而儔之始乎高皇勤功階乎天累聖
重光燭乎淵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
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無異心孝武
即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與為之民而得為

流字是

其為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此九軍
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
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
所謂善征不戰不征聖人不易之道也善戰帝
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
出玄宮登皇車驚六龍建九旒人馬駢駟戎車
擊輶非六月之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
川浮震作雄人而入於若寒之陬何有高臺登
臺而觀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闔絕垠而為
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中樞飲至廟

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乎哉而
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
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之孫生贖明之靈蓋
在義以討仁以擾虞舜以之歸有苗姬發以之
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哉復踵如
為重難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
足保之不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新薄獲其
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
綏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
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

一陞此所謂反與外傷無私不可為後王之規
劉勰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
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
死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胡乃重傷城不可轉
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
煙塹屍委崩榛鳥號居者悲匪居勞者薦勞我思古人
疾首用搔

東渭橋銘并序

七年冬十有一月觀自京師造高陵經東渭橋

關渭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

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胃
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天矯車者如戶舟者如
激石成五色天可河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之
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具不因人輟鞭石既勞架黿
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擁近郊棟準絕涯功成
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鈞犴不遭
墜履牽牛獨在飛霍双起表其千年塗崑一指故物
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入墓誌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某時疾終於旧鄉之
居昨得鄰之書云君子巨言於茲息為高風陵
夷弱子童昏有殯在昨無子及門去笑不還惟
君之思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子皮
死子產慟哭曰吾母為善善矣神農初少也學於
老龍吉龍吉死神農擁食衿而前無哀於懷曰夫
生之處形必極必生而傾未若反其極而全
其真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真隱以彰其道運
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疾為吁余嘗異之古人有

予

當作周忽

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天與
 回靜與地寧不死不死生者歸道之紀率性
 之始不及者上止禮文其外樂質其理大欲節而
 中庸立小人反而君子至若子也下則過之中
 則庶幾乎乃用情為噓嘻巨源之先亡吳之遺
 民十餘代而臻其身其貞節其行敦始未患時
 仁也器之復與良媒得諤在縲予嘗衣其寒食
 其飢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予未敢之尺
 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合顏顏不相五十
 當貴若何倏周當作忽悶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濕

幽之搆患巫不蘄醫不痊不尔者巨源何然是幽
 神高無天故前壽莊距而後殲巨源案禮經
 哭友於寢門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軒助紼
 時慮弗及遂託東人之婦者以誌銘一篇令寘
 於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佻今周旋
 二人久用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履而步不言
 而傷棄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願與曠焉松為薪壑
 為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下

童字是

曰書案西
都賦采庭
童之諸儒
乃用竟進原
御事此重
用此似不倫
僕持此通
人

天下盛府也國之虛盈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
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官從事浙右十
有餘年能事臨乎游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辨
疑獄多識釋冤囚疑似得昭紛得寧四方翕然藉甚
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容民不
淳良吏不廉清無日無之公乘輜車日往月還割斷
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
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官來按
吳人德化和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
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

事如公之作者百無一二焉議者視公之為可謂忠
也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
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一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媿
為公差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可字是身
英華位正合

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其不敢然之也且夫禮樂決於明夫子之善道斯可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矣敬矣孰可舍道而來學黷而敬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回旋而觀章施足徵象設與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與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寔討論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子何聖人之窮乃如

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以時化可知也如舜由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猷猷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世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夫子生寔陪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寔殷辟死焉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聖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之聖極欽鳳鳥不至與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哀也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暨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能下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無間而小子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

述

哀吾邱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邱子則哭。者年志俱謝
 怨不容於歌。者声迹可晦不趣。当世之機也。然吾
 邱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營邱。遇於
 塗。衣無裙冠。無綏。不言於人。亦不自言吐梗。始酸
 號於草莽之間。涕交於頤。墮而成泉。薄於魏。一斷
 一聯。鳥為之相鳴。雲為之不飛。負者息遊。者感仲尼
 亦倚蓋而心惻。願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邱子
 撒涕而言曰。太古之先。又有宰者。聚五行秀氣以為

人。鏤五常之大端。以為心人者。所以灵於萬物者也。
 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履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從
 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親之間。必有交遊。
 非其親者。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遊。無所成。其身三
 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
 子獨貧之。更年復哀。是故哭而哀。然哭中於三殺焉。
 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為父母昆弟之懼。遊
 罷。乃旋而父母之坟已。乾於斯而哭之。與不養之子
 同仕。於諸侯之朝。君無德。兵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
 之臣同。復忠孝之間。天下不聞其臣子。予耻而後交

莫華位准李以此
國本作必謂
未必為之
未通

文粹作往譚
陰山仍依
此本

文粹作曾是
切商莊之心
仍依此本

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既虧而予生非生行何也行泪然而沉與波而東、流交窮至於悲風言於黔婁柳下惠不為之感激言於伯陽鬻缺必為之未通視所以作哀我丘子文務勗人之中庸

維唐貞元、年凶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文粹作往譚環於邊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昧受作而詭謀我計與素成而奸

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脩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之者將用警我非福我也韓君之為擒其文粹作幾命坎五年於茲死生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文粹作永湮沉或曰死以怒如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窮西極濱疆強胡居之犬視信、流沙無波陰山與春邊草不綠塞鴻不宿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也其所死其所今兩寂然不由中阻君所奉初尺作意西道白珪之既

挈

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
畫師從軍之籌君固戰之可疑不疑固用臨危群羗
髮髮鬚坐及吾師倉卒聞聞血殷朔陸寔死者悲非生
擒作之悲夫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黃葉古九月始下
長風西來烈飄野望君申弔亦懷所反項切來者
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
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寔涇師別戍而來奮
少擊衆提擊赴危身先其兵後其私張旗為風伐

報

鼓為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
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
駭怒疾馳遂沒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婦竇憲
出師冒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
矣我劫劫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生前天下之有用不
得聞故多敗後上之執賞死而加之利為空名繇是
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哉苟聖人用
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僨屍涇
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卑以至於此是為嗚
呼傷哉

周穆王八駿畜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迺今獲覽厥畜雄凌趨騰
彪虎文螭之流并名馬也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
飛黃騶白兔皆作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
若乘風有待御之狀有矜群之姿若日月之行所不足
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然疑然若言其真也
寔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扶一作其鬼執者如仙
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
西王母於瑤池從群仙而遊案山海經云崑崙山去
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

是生為之用欤何古無其匹欤畜之首有褚公遂良
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於我皇唐不泯厥跡卓尔昭
然竒哉信乎苟今考之知古則大人笑矣求之於時
則曠世矣豈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古
否或慮觀之者昧故乃為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然怨歸青旻天視能審
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
歲四月中旱焱熾一飛土奪日遊氛溢室或車徒心
務不同為害痛者不惟在農居與幾何天乃憑怒察

千字星

英華脫字
今依此本

有億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賊流
濺潰我素源源清流棄沉逐浮詐詐色自伐偽心相
求睢盱竭歆未競竟成仇一日銷落速於凜秋朝榮無
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傳直天而生高
斗牛下睨群植匪堪与伴何者為交窮窮速不偷樂
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
相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
卿千里之哭人則與石父解縛於齊相知苦負慙
於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何知我則有友何微之拘古
人奉交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慙就辱湯

激昂自堅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一作危白不可追赤心
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意戲交之難兮以制苟合
忿深咆哮予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蒙實應危斯
是故獨處兮而悲蟪蛄若沒者可振予願言与鄰駮
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與仁者師其仁
其不善欬何滯於斯憂辛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賒歲回復兮倏歷五稔如
一息欬咄嗟我道甚真直志甚迂若涉景之無所涉
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如輓除道亦庶乎執笏而

還家我之家兮逼江湄而臨海篔其地則古有吳王
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乎
桑麻親之慈兮尤之友与弟悌常澣衣而菲食吾
安得以夫役此還之為華乃命僕以詰朝而必上
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宝刀經笥其外則毫末而無
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驚乃賦其言曰東還兮直書
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日西南斜
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觀夫車馳馬顛兮無非
別者之為邪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兮一泣
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為念之

謂何乃三肅而順行彼長道忘自東南之相遐西
苦雨賦

帝何為乎何謫歲何為乎何祥水何為乎競火陰何
為乎乘陽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今則反矣所謂合德者变化合其序所為合明者進
退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
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應
謂之合明則迷响響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
德有時而用妄堯之代九州論論胥湯之代天下焚如
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有所不合者乎盖所以天道

遠人迎不可^道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堯所以為帝湯所以為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取矣由是堯之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飢故誌曰聖人在上電不為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我聞^吾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淫雨弥月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

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己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舜禹稷契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飢者伊尹仲虺之為臣也雖是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謂有德者災非其肯^也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為害也故神降于莘甄之灾哉^也災感^也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哀陰氣初壯川流清迴天宇寥曠觸物易悲^也懷難狀於時^也刻鳥已逝白駒

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
隕如雨之涕驚離憂之覓絕珠^{朱炎}筵之盛夏想冰紈之
微溫匪一腋之克成償千金而靡論則有征人之戍
遊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埽展轉百年志何能保
織^織締未^織華髮先老責顏光之不駐歎涼吹之云早
繫帛書於勁翮秩^秩戰馬於征草蘭閨少婦瑤琴徐擊
散涼風於幽幔流皓月於暹夕生不工於机杼意頗
妙於刀尺忘其圍帶時以疇昔青泥密封紅牋泪滴
庶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心恨^恨然茹菜
茹墟被禍不全方覩飛礫振野遊氛翳天海上斷鴈

林間獨蟬使我躑躅不進捫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
揚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体無肌膚
豈不為連蹇雌伏遭迴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
並驅雷將焉如僕謂曰道之未行節曷可渝請埃天
命汝毋我虞

命女母在夏朝... 與聖靈... 豈不... 此... 林...

李元賓文集卷之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為即篤字
流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籍父兄之慶餘為篤信
義以立志雲雨未退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強不能
鳴^哀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絕絃知音遂稀今
之王公大人朱其門肅其衛見貴要子弟則前席見
貧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為善且士有
才與藝而不比人洛西入秦終棄之矣觀嘗言向同
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
子祖離於吳閭門外忽見巨舫齋軸危旌卷流橫於



唐銘見
庚子山賦
別榮操倒

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慶州使君移病屆此魯
歷京尹卿瑯大夫觀暴固聞矣乃屏息而走起還陋
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
縉雲之日美溢海內佳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
赴壑財無積寔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即欲馳造
反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臭
味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為
性愚訐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權
勢所以受論囑脫若輶軒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
叔重扉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貌而不遭遇遣是

里同務
用子河
酒九里也

四也故躊躇而止却入圭竇尋聞表以躄疾詔以養
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駕足既劣龍步難追
若何岐路之隅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渥流於
本根則照乘之末輝九重之浸潤十叔巖廊英幹府
藏珍器孤秀不雜增瀾與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
之偶矣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捧慰願彼備洒掃
不知曷如關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
宜擅之豈可逡巡也世間唾彼曠哉不知是行也將
何所之詣朝廷乎遊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
樂十叔早覲皇上無滋淹滯執政渴賢不效勤久觀

久負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窶不克奮發坐
被愁後動為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能
窮居若醒不知蒼天大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恩
鴻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與戰惶觀
再拜

鳳樓賜賚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不暇無由謁王公令
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如何枉直之間孰可苟
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至是非耶由執事願傾耳
目少尋鄙談夫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君

言揣字
你改作

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衆司之
重器外劇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礙滯使閭閻息其
訟封畧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
春景事均勞逸人緘怨讟則畱肥乘駭不有醜揣作
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使屈比庸材上官
之政不能佐下察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
者俛眉立賒伊戚坐受流議窈所惡之且公之明幹
少與為侔威亦震矣要且竒迹尚隱芳声未聞不度
踈頑選托机牘萬一相通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朱利
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畢沉痾殆

札
向
校
正

思

朋好

絕公豈不知死此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
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間
耳但念同類非私用字口尤祁奚為言朱博代訟以彼
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平交
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名之人多與為友嘗見此身見
說區、慕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著之矜
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哉我因覽公翰墨測公
深淺公眷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何如嗚呼
噓噓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唾血慟餘失聲
意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

具陳且公位也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塞周贍困
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已此亦公之所賦誰曰不然
嗟乎忍使一人龍鍾無托托渡落至死而素食之輩怡
自安觀輒為附驥長嘆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
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畜之觀
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驚遽
啟言不必志畢亦可見何能盡言、雖不嘉慎勿貽
辱觀再拜

與吏部吳員外書

授

觀天授之器而不授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

合閩幸作舍

或曰姓

結之改得

及還旅居嘗懷所慢亦欲默已恨懼未知之故申愚淺望加省覽觀之心与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可久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間求隨或子郭林宗之傳以為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哉學止膚授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親戚有酒肉之費給往還依倚而得之罷便已是与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為已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僑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冀願速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

必為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文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勇与十文日与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倜儻成尔况尔我之切虔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礼非不厚也倜儻之分未之有得不以觀形甚么麼文不脱頽恐言之為有累耶近者竊審高義愈其志也何者十文賞常人文与觀文之同所賞常人之情与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契之未希有困因興之力亦何異弋者空守置路喜遺棄哉噫哉是命屯坎時屯坎文屯坎如三者必有

李元廣文集卷之三

五

喜雀

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違員外亦當一心詳息且晚
備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
有壯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以可取天
下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
人仰見帝居雙闕入雲顧身仿佯若遊塵止於五岳
之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在有名者數公望其刮
目以鑒真作致身之推輪客去門掩然以寥寂與言
三之日飛廉始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捧手
蹠足而渥其不群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曰我采不
渝爾則懷珉既如是矣則有故旧者置酒鑑一而飲

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心有情亦免悵焉由是天球
減價而喪色鑿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却委以櫝中
不寶未倚於天外久聞負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成
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君子則不足以為託然
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耳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
始於宋負外而下及嚴秘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為經
呀呷盛稱可歎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
人与牛馬也觀以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况能愛
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群
聲而鼓五音曷知其由来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間

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與聞焉
非觀獨耻之而負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至有
有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負外必澄
神洗机而鏡其是非黨欲速与蔽賢二者之理謹
留短書於宅并詩三十首尋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
音觀幸甚甚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為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
焉雷同相從隨声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
開荆璆無價珉珞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

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
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声称叢聞
而舉擷之謬矣哉失在茲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
惧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
所不識也博声称者有司之至公也亦至私也且声
称之始十九党与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
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
能遠之者子何病声称所以尋其寔也無之者子何
病則曰何愈哉非願去軌度塞声称二者誠仕進之
响也盖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聽於声称

靜哀校

之遺者勿已以人之好惡奪已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
之巧無消冰之術鑄錐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
為代所笑耳是說也得近之哉寔所未言於人常
用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以於仁義之書微
有志義仍近直術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胥
屑為人之未聞名之未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
視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
執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鑿
靜哀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莫卒微不知
悚兢觀再拜

行以字
朕文字

其領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為幸也
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
何以申大賢小人邀美之間乃致其悽悽戀戀之心
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脩辭謁之書其
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二所以遇知託分原
始要終胡敢空言濫以讜右傳曰言身之文也在
乎身非悲言不見也言為善名應茂有遠近也伏惟內
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得請於
師道師道得詞於門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門人七十

李元賓文集卷之三

九

子之徒皎如也申如也觀誠至愚不能庸敏然
頗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体生民之難居臣之際以
為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自賢且
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繇是越
石父不言齊相冒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冒繇於之
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親長敬於家
非良朋善友寢明寢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蓋忝文
翰先^生之書其見有菑功植節周旋忠毅信誼死生
患難之聞或翱翔倜儻名烈行不變者則甘心願
之其餘深言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惟性顯

不樂他能夠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之資
五尺之童莫與合者飄無處所鬱乎而懷浩乎而思
是亦多為風聞所訕不聞雷同所稱時之來也而獲
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譽就
不以毀搖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觀時為推
擇起離暖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也與
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惠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
不聽忘也及其罷也即思歸還供養闈俛仰淹留復
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為吏為於公
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與易由言

言也莫開說也此者數与其得造左右而温言而愉匪
及論議意者以其駑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
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已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而以
言者所謂干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聞而以問者所
謂犯貴也不惧二者之為尤上與一言之可談如此
則下之思慮塞以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
者有詢於芻蕘有不耻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
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為容倘蒙降鑒觀惶怖
幸甚幸甚觀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

下

是故能若天之時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以
育群生以祇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
即生民庶物哀樂零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
者功作雲為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
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
既令信利開而害除民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幾欲至
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幾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
臻美誠在理運遭明主明主遭賢臣賢臣舉善人而
官之乃能今相國既輔睿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則
用何而相聖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務伏欲聞其

言而頌其寔也噫夫惟宰相之官陰陽之鈔治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以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為輔佐繇是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與乎三公鼓動天化鈞深含靈茂寔歲蕤榮聲洋溢蒸民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也

有

命仲山甫之欵

將

猗觀謂相國之謂欵相國何以承

實

之哉切惟三年於茲天下亦莫大不治民亦無大不

姪

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

者

不能云曾不討其本

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內設公卿大夫理

一
向
校

聖唐文
東廣川
疑

不加
德
善

向
校
補

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議者則不然觀賊之幸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虺巫咸不能無過也然議雖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敬信文翁則理也用東廣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三代以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與取州郡者或連歲而來逾紀而夫去惡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

李元賓文集卷之三

十二

立和氣為仁，沴氣為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沴氣
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
人不脩一境，罹災十分；不脩十境，罹災修者寡，不脩
者衆，則沴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幾十境，而不薄邪
近者，天下往來，水災是其微也。今或不能復率三代
與漢，田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案察，邦伯牧長，責其
親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
之士，吏事咸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
試之臧否，國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
吏白屋之間，必有純人，不用務異，以成天下之人。

而安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任有作賊是謂不即，是
而不求，是為害賢宰相賊也。在明二端，昨者盧賈二
公同升台鼎，天下調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悅，偉乎
稷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權謠，惶怖幸甚。幸
甚，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遺要道，同思經綸，前
化蕭何後法曹，叅何多誤也。天下之政，只緣是乎。又
漢有何武薛宣為相，時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公。
又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齷齪，廉謹為
丞相，陷員而不能明發功，明宣帝時，上日親萬机，考
核名寔，而魏邴之徒，搃衆賊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

觀

興

理

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
 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相國常
 所意邪視念今人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舉
 魏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
 邴有聲是時黜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樂行觀集覽
 漢宣之代二賢之到故以言於執事者竊惟朝廷用
 大入若未盡之艱虞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
 職虛不屬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除
 有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
 亟除長噪競久不遷者傷偏頗則陳侯使卿大夫各

狀
校

任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轉相
 舉稽伏用人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暴之
 遺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
 或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
 未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尅也
 青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用之當用物且靡
 遺况天下之事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
 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
 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
 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旬未遇伯樂則千一驥明其

大以有
校同校
校同校

士無時而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
伏惟忽^然卜之也雖^然大略官在^人其次偃兵語曰天
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不敢
復以兵問大^人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
端^也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昌不主也天下之能昌不
必也^也為狂愚厥惟闕也以為庶幾厥惟詳也有以
容德乃斯之謂也感恋於門出涕屏營觀惶越而再
拜^不上賈僕射書^開觀江東一布衣耳容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與

無

閣

特達之操籍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
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弘博采兼覽隕然淵乎
焯鏘今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推^道謀則天下
莫不先之若礼智忠信^寬良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
焉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
君^宏道遺物與時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
戴盛名負盛德者然閣下於藩之事則既聞矣來朝
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
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
天下不為不安矣朝廷不為盛矣臣君不為不和矣

李元質文集卷之三

十五

術則字
術則字
術則字

運命不為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以說將計者難以
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
駁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規其長旨於人君哉
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為憂為
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以知謀始固終
斯為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
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
為民之命民為財之資則財為兵之府兵為邊之守
其相此也藉如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志以來亦常
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

臣入觀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聞即以
已乎伏惟閣下慮之且今君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
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
閣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尚日夜齋咨思有
所就則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底寧東方屬在閣下
朝廷去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有所計而後已
也孰敢不幸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款厥路無
由日惧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為便若可嘉庶垂引
遇企踵窮居伏埃還命

且

觀舜盡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
心戴慕何窮但以久遇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於此
或遊於南秋夏道遙迤極還東業不增旧文不加新
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惧日至疎執事方擅
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内公卿無擬議與間
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
在天下窈也哉然觀嘗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近
之人以觀為執事門生當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
曰易乎豈曰蕩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
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

雄

為心今有孟郊者崔弘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
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
平處下頷兩謝崔之文宏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
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道之輩流於
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字子之文布之下風執
事豈以為党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
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尔所知遺其友之
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真其
崔子為文如遠所陳為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
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途之未若觀之愚

也嘗示處分維摩詰贊初若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
上或可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元賓文集卷之四

安邊書

上宰相

書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中華之人得
之離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
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
玄黃宜成之心者乎故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圖
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
伐之師殆繇鴻塗靡作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
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
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警

此言字最長是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而功惠相傳誓誥

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蠲塘。魁傑駿奔始圖備
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
業之殷負材之確隘函夏鮮黎庶將鄂窮荒而寓不
慮殫兵老豈仍於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
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鉄車舡權酷六畜之租
兵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若是乎矧乃乘秋
之虜常存討虜之賊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維
皇唐操璿機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廟運開
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

戎跳梁猶我右陸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
親則易携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厲三
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鄂太宗元
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利
故封伊頃迄今有加毋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
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周曰檢
狃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寔非二隨國而名之於今則
曰吐蕃則正居唐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
羗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遠之觀今不能制也
知矣斥之則何且宜作橫戎而嚮不廣千里扼盜之

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貴使制自得專權自得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山陰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法宮左右進佞退作焉得知安邊之事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以為懷復思崇九廟久之原哉且國家時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飢徒終日有之愚竊恐我部無却耳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累暴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

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却耳矣夫戰陣多則將勢離攻守多則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台聞築城於虜蹊遷於民虜濱城道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強弓者却行蒙甲者退越此所為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安也可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量錯之策是

折詞類
校百
案折膠見
漢書

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散
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得不虞無功
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得用周漢之策
範孫子之謀哉又窺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嬪寔國
家思往年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恠與
侈一作而生上年必遺使必備珎得毋費乎得無
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誼難復一作採賈生五餌
之言和愚窺以為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
臣一作使不可可以日臨穹序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俾復
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

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
縻之文不曠國家曠兵於茲汗令一作於斯者皆嚴
廊之亟衰疏之虞而胥狂夫亮為孔父不謀之
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倫俾委輅輸肯求試屬國之官
而復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体
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綿歷內
蘊研精茹末歷載三紀羅形存方內而神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
拍肩先生以至三載束脩制度配住茲觀端然端居

研精以下十二字
据英華補
英華巨集
三言即景

郡

烟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與何
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福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
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丹挑原化為戰地羽客
俟以蓬轉先生乃披覽裳丹記將遠南岳途經鄱
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
帝王之股肱澄波萬頃壁立千山先生以是植杖以
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率意偶合
於時先生播南楚聲動人羣故江左連師路嗣恭其
人寥廓之勁翮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
代雖受身不永可与三傑並驚復雅重作黃白尊崇虛與

神

札尚校正

英華之舟
臣集

始聞先生望風委質許以簡禮後聘以車來乘服
門人之禮方約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朝一先生
汎若不繫亦厭凡境大曆十三年旋此旧跡未盈數
歲陵谷殊狀親戚者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荆棘生
焉聞其儀像塵埃磨滅寒葉墜於淮水鬼聚于叢
薄先生頓足而四顧攬涕而共歎惜馳驚於過隙念
往事於餘燼乃假材閣丁壯戮力芟翦救築頽址埽
除崩榛構長廡以栲漆飾危殿以頽素激引玄旨招
携道流先生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
工搽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墜磽确以植靈草搯崢

李元賓文集卷之四

五

英華國家
集卷之四

嶸以樹修竹苦駭徑風吟步虛叢生夏雲林散秋
 色先生方據梧清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所
 貴者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既是幽處得
 非仙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
 依真以養生。潇洒無事机恬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
 放意能了空噫嘻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扣鍾人
 間榮位与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屈或所与遇者其雖縱古之士適俗之人
 在乎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庶輯
 睦四夷亦寧自後多故皇帝旰食二教稍弭兵府競

趙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抵群生之
 雨露使匹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
 悲大塊劳我以声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
 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与共有臨壁抽思以旌
 善人某年月日記

与房武支使書

支使賤佐方面分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
 田二千石将去新服肱守未至而應慮編黎失業欺
 吏得伺便是以中使司據案輟食賈支使餘勇俾威之
 德之支使下車人之以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捲危

梢

葉惇獨與告者譬枯轍沃膏兩闔境不擾殆將晏如
問公之秩則屈於馮即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毋然倘
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養晦束髮初冠累
受郡薦不隨計偕直以與親於權右寡譽於鄉曲陸
行闕徒御長邁置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
歛歌罔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先濟物欲達先達人
卞和再刖足而不去欲濟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愠
思達人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戴察
並以才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
而莫進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群吟動風聚泣成沼况

秋節轉厲羈心益雄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之
類雖投奚為惟公秉干利之利挺荆楚之秀方釣名
之日亢得踞之地觀轍欲遂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
其陳昌言等執事誠肯徹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
府實教子之囊脩二京之糧則公之德声日播千里
魯衛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豈止殺身
而已矣言用与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
取我王稅量其豐者贍其所須亦足明非常人有非
常之事將白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变亦惟命
昔漢武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仲淮

夫好禮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

懇則善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振窮貸乏而退言公輕

為多曲贖小吏狗鼠薦蠹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惜施

欵又言輕士不惜郵者函陳朱戴者銳力詞翰腹歎翅

折不能違賜而執事高視蔑有救心豈非輕士不惜

欵且公波瀾在中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願筌否臧

嗟夫當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念松栢公留意而

圖之觀揖衽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衣之王臣也育於作天人間二十年矣膽薄不敢

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作窮知已以此而食誠愧之哉

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宇翕婦人望轟動朝聽

灌注我玄造昭蘇我蒼生寔宜居中作舟匡上調

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為屈焉觀稟踈

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群俗爭狎獨見爾元惟

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遇物之貴賤利之豐

省相斥工拙相旌是非嘗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畧

而不得語反見疵瑕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

觀者不少聊且收涕於衽束臂置胸庶幾於鳴鵬不

馭歌龍蛇也使君令聞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
邦之秩人莫得而涯之窺使君善美雙其善也
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與撓刑斬前
守之苛弊若嗇夫之去草能於是民誦之曰雖有飢
饉必遇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
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机貞明蓄山之灵洞人之情
鑒有所臨細也與遁形麗藻之振其音鏗斯使君
之美也使君項在幕府及統留後事禦卒競勸疲民
惠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
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嗚呼海內同軌四方萬餘

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露大賚
郊邑騷屑人胡疇依豈不為歲時薦之以水旱官長
墜之於塗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
嘆息傳云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
但輔相有闕也以觀庸意倘提使君於廊廟則中人
知者最是以下遠思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

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為蠶賊觀誠守貧窶
無卜式禪國之利身復多病與終軍繫虜之力但怒
發撫髀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曳履
諫天子借劍趨相門盡養民治國之計逐倚法尸祿

祿之吏使衛青重揖客孔邱畏後生使君輟轉覽此
書觀非寓言也觀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使君遇疾
不獲俯謁迫以月盡於紀道賒其程衣衾素單糧糗
倏罄惟有塵鏡委匣帚編在囊滄洲目前風相水駭
默長願便堪酸心艱勤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
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黃寫言競俱待命有觸忌諱
願開含弘日月觀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觀繫履身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
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鑑含垢暫留頃刻少

納芻蕘遂厥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
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頹若遣憂能
傷性此人殆不全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咽簪井壞灶
共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目觀感之酸然
常恨莫能為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
亦人倫之落士林之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
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
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累
人不哀者諒惟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
優狎非有斗筲之患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為

言昔荆軻狗燕丹之急聶政荅嚴遂之故載籍不朽
 以為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
 况觀輒以翻賤質曾為使君剪拂璫薄使復忝
 使君矚竦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窺見信有所未洽恩
 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
 量深其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
 墳典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
 獄詢爭訟褒善懲惡恤勞勸是以名彰王府勲潤
 史筆豈可揣負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我共理
 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歲田疇始闢桑

柘初拱人識廉耻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
 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沒惡為絕倒獨有
 南冠朱利見氣冲牛斗間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
 何不修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由之諾不墜長孺
 之仄更燃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
 焉汚辱於韓范恓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整冠而綬
 斷歛衽而肘露猶矻耽學依固窮常戴使君殊
 造對孤枕流涕日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
 常知事有廢與人有進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
 朱生不幸沈子云亡顧塵昧可為悲想夫處大官者

威貴能斷權尚從宜綸釣淹滯箕掃讒慝即言者得
 盡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彤襜佩朱紱丈夫之雄也
 凡所措舍豈易哉不朱見利餘負亦可以為力敢望周
 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之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
 亦未見利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詹士不
 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繫曾不側息莫非羅
 生與倜倘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
 童子為之恨且宇內所注淪濫官其中有附跡權
 門處勢踞則官遣得雪祿多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
 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為至主上與

及淄之臣群小得鼓刀自割也觀土梗微物竊所不
 幸英雄之人曷以為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北海死
 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駑怯恒羨高躅執事之議
 欲將何如使君不疾尔藏否則朱索於枯魚之肆矣
 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
 為食駿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人則哲伏惟審念
 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
 俠少年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
 之次也蕭健筆喋利嘴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
 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

獨平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肺腑、與任情激、不敢諛、
羈屑之士、進趣益難、書發之日、出紫扉東面、再拜、傾
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字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待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
典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擢窮君
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惟蘇子刺
股而已、觀於還淳、適跡向歷、數歲蓬戶、却埽侍親之
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見有被注淪、濫官朱利、見

振

去

前任此邑丞、腐儒孤官、總受三命、無賴史前、削除名
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久、求食無所、危於累
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有一念及悲涕、交
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以
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緩躡、珠履
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醕、特賞才調、且憐
義声、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長深覲面、敢
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覩、明不
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無
上晝、聚冤氣、夜啼枉視人、畏威莫敢諷議、今尚書

領藩翰任之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龔上若父寄公
耳目固宜謁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礫焦鑠旱魃作厲
農夫憂飢直為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禱桑林焚
巫尪亦將奚及不如踈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
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談執事
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為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
使問三選之客即荷衣蕙帶以趣下風必謂狂簡終
不惠顧則退臥叢菽俟有知己翹足而仰望以聽指
南

代彞上蘇州常使君書

閣當作閣

下同

月日於法師上書郎中閣下彞不耽書嗜酒已至於
老東西南北無立錫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
相養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敷小人直戇之性

敷字是

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啻行繼時禁坐貽

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投投血續淚所言

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履靡排靡彞何以堪彞知過矣

奔字是

彞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

下錮彞在此令吏推責反粟憂難詞理俱屈哀髮一

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

問事過竒端無禍不有且彞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

細微若

字

堯禹不謀
出荀子

下粟蝼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
腹况中等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
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声歸其高彞是
用**私達**微誠庶被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聞嘗以不
言齊人閣下何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自明主有諱諱
諉之木雷諸侯有鄉校之議且今生上何愧於堯禹雷
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彞之失寬彞之責使得**擢**
髮便當鉗口匍匐於下以收前非則伏諸忠信越境
不敢留也彞死罪死罪

代李岳南上蘇州常使君論戴察書

月日窮居布衣李岳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
南聞書者舒也舒所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
即中止永水之鑿不私秩秋毫如川注東不讓細流岳南
殺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著龜考吉日進牘於執
事所尚拙莫不張游詞郎中為三復焉岳南同學之
生戴察字彥衷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
司籍者目之以為僑戶異哉書劍之子而与農賈同

貫豈非當日闡明吏以至於其是乎其人固窮自立家

與一老父垂白處妹未字湫底之蒼蓬茨蔽身蔽衣

糲食丐貸取給累年徭賦非諸已即日數口憂擠溝

徑重以官迫不聊有生即中侯服王膳信有如是事
者否耶即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
艱困凡在废物令趣其本於是鄉計之而白於縣
審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
其年歲差與涓放顯：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衷乃
借人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啟區心書訟其戶
與降殺荷何執事以為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
狀：無可設矣彥衷亦謂曷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
言者以常公負天下之望當有解左駮之分也豈同
濯^絳之列哉不啻如羝羊觸藩進却斯答乃高嘆曰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嘆聲未已泪亦隨注侍者
改色浮雲為陰因成沉疴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
不寐一飲一食皆求諸爨^爨無束芻室若懸罄曷南昨
就相省杖而能起神緒淒黯絕與語言立未俄頃見
有衣黃衣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衷曰兩稅方
歛^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俾子肌膚代尔担^擔
責^雙：叫怒不容少安彥衷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其
父諭之曰取尔常讀之書常撫之琴墮於東西家南
北家以其所質以將奉之無令來客貽我之戚彥衷
唯：乃獲繒而與之及將去也仍誠之曰後所欠者

孫是也公孫
孫之稱孫僑
猶高亮丹

必搯公喉唾雪而取辦於時蚕妾收豎知為之辱况
曷南六尺之士乎曷南聞龜玉毀於櫝中守者之過
也而彥秉不獲其所即中何以為理人哉彥秉
乾之子章句精意此也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
皆為賓首温良敬簡殊有可紀即中命世之傑合天
縱才明眸燭微剛略定猜刑賞之下萬與一爭寧令
一彥秉肝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曷南聞士為知己
死且不忘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秉之
後蝼蟻之望則决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為之稱過
李斯肆辨秦帝為之復容祿僑致誚范与丐為之輕

指

幣江淹投筆建平為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也以相
寤也今曷南此書亦望即中有成績也不願即中空
寒暄也使曷南書事與寔言挾於妄則立伏已首甘
嘗之間以塞深責彥秉亦獲無咎即中慎勿恥葑菲
之旨克動瞻聽而損其言不為之行也謹遣隸人捧
書跪獻曷南伏竢咳唾不宣曷南再拜

千盛侔於古中斗禍難寢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
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遠積微
成憲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
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
或絲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
將壓之虞至於博助教鋤耕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
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頽廢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
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貧遷而陛
下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字將
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一至

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
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王猷
寔四三五六之君子間與足以間之然事不為加理
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宴罷之勤與以
申元扒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
人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
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
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
禮義銷則狂可奸聖賊可凌德聖德威迺不知其終
今觀執事臣之心必以隆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干之

威字是威
即遠字又文
堅厚

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翰斯^言焉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魏^且大學之興本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於盛我太宗文皇帝重聖尊之無以增^海薦^其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用教於民百代奉之以^長長國家廣之以

當存此五字

存濟元^德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以相高^德八聖函而不^照風声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遺^作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廟^室壞傳曰書不^茶也臣今惧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與法矣今聖朝聚國之^中兵守塞下之壘空^作織婦之机悉農夫之儲豈其愚民而賤物誠為社稷之謀也設一旦農夫宛織婦病兵壘^光在^郊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矣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

治政理全書

此不知者
回改而詳有

仍存此与文
幸甚
首相庶術也

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

與夫為國者亦猶治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

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治。體則平則

四支之患不治而愈。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

支。時變於外。氣殫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

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徒。減無用之府。還崇有裕。民之

源。靡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長

久。熙載於登闕。願夫周營靈臺於魯。修泮宮於陛下

萬分之一。為伏惟速令。於我司。與至於不可持天下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處相淺。如一及第。僕

保之久矣。但与足下議。其先後耳。僕於江表。今未弱

冠。自謂耒耜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

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旧曾与足下遊揚善。声僕

每懷殊節。不復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已。是以昨晝

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灵問。足下不感

之戚。如何称倦。哭泣輒安。床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

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慷慨。然頃乃能去。敬料

賤

行字
通篇自稱僕
無此字明矣以
今古之

麗前無高專後無蒼頭量僕為區：進次之人而默
相遣若使一有俗士輝：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
疾之稱尔大丈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
李斯生過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礼見辱予
計減請垂加食罔至收性雖未執手惜虧前意謹封名
紙以抒末分書用直叙拙而不文月日某再拜
報第兄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
窮居讀書著文與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

閣本作况

行字

土塞民獠
榮戰陋儒
今古之

嗚呼天難謀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
決志哉但堅節不棄躁机不來競：而強勉：而為
耳於時願逆旅而與聊圖俟時而尚遐發能遷之慮
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羸馱出長安
四遊一二諸侯求寔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
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獠榮戰陋儒我見
其將遺我縵胡我見其士賦從軍向之：謀暨感激
心卒無所聞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遠戍而
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為我言用
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

夫搯戈僵不得起一作煦胡兵顛發寇罔于常方言會候
人舉烽或謂戎來遂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
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
名謝姑息之交遇於介并直與諂盡是用人不合余
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
畧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
而三奚足晉哉然特苦且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
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蓄以給余
為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廉汗
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泥

窮有愠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
求去夫孔者老之道於吾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
之搯則何遠斯童哉吁我常獨歌而悲客有搯造曰子
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時在人在人乃在
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
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為亦用其資獨作恒人乎
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與廢日時者
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
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
哉我遺養以來不忘歸之而無名為親之羞困而行

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日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寧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如我在空房晨起吟咏聞乎無人夜卧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書不稀汝書亦親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為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高也一事並良苗一可立汝擇處焉與乃不修繫書黃耳依：有遺千萬孝悌其兄云：

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整

能于

杖

厲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瀋我雍疆威邁乎廣漠聲稜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乎嘗不負哀而資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與哉於是杖鉞搃戎之暉咸望公而歡懼與能稱於維朗寧之卒已伏誠而日獲拜錫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食之而已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漸未流東風始轉優柔逶迤被公軍容曩公奉詔親其備胡乘虛君命

開

未復不自議還雖聞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
軍吏之戢事者進復於麾下曰旧以是月賞功息勤
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寔
資師徒寔旧典也遣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豁連
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
升軍声歡康儲輿雷碩翁乎萬民葵乎氏羗空山之
木春近塞之果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
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問
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次於公
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刃戰交光於是

鋪

謹

重銳

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酒敬是
日朗寧軍中無淫樂與乱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
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絃匏之繁罔不合
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教其氣和其心群羗之長
釋我俘歸我侵少壯董老疾謳吟禋化為祥虜趨
為擒洪美備矣朗寧之理明德遊被者乎乃知乎致
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寔其膚和
可以暢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和和被之饗士豈
以羶腥倚之哉武之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於時歲
記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

彼之饗士獨
以羶腥倚之
哉集本

盟元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群小
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日子之文直長於
記益知之乃顯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元和顧廣圻校過



李元賓詩附
寒晨上秦原遊子衣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
陰空蒸長烟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
時與青松心願我獨不凋

宿裴友書齋

臥君山窻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颼颼松栢中夜繁
久遊失歸趨宿此似故園林烟還近郊谿月落古原
稚子不待曉花間出柴門

御溝新柳

編號
冊數
售價 400.00

江都秦敦夫先生刻書數種李元
賓文集其一也此其底本元和顧
澗蘋為之校正觀其辨別疑誤
處則知其有學矣同時黃堯圃
遠弗逮也咸豐七年五月八日記
於揚州城南蔣王廟軍營翁同書

